欽定剿平三省邪匪方略

欽定剿平三省邪匪方畧正編卷一百三十七

嘉慶四年己未

十二月十一日甲午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額勒登保那彥成德楞泰曰昨

車森保押解高均德到京經朕召見面詢各路軍

營情形據稱賊勢已就窮蹙惟川陝一帶山險林

密道滑泥深官兵追趕未免費力已降旨令額勒

登保務須於勇往之中加以持重並飭各路帶兵

大員趁此天寒冰凍之時趕緊剿辦今又思賊匪
等旣恃地勢險阻往來奔竄各官兵惟是跟蹤追
勦則登涉維艱勢必爲其牽綴易形疲乏自應設
法用間離散賊黨方可收搏擊之效著額勒登保
等酌量情形或於兵丁鄉勇及民人中擇其稍有
才具可用者令其潛赴賊營詐稱入夥俾賊匪漸
加信用代爲謀主於無兵地方則稍防堵嚴密勿

令奔竄而於險要地方埋伏官兵處所則誘令從此衝出以便乘機截殺較之冒險深入自可得力如所遣間諜實能爲我出力引入死路殺賊成功卽當加之獎賞或給予官職以示鼓勵倘遣往之人竟懷反側附從賊黨則伊等皆有家屬亦不難查明辦理也且教匪滋事已久人數衆多若果有桀黠之徒何難籠絡衆心使各股賊目聽其指揮

甚或擅立偽號均事之所有今賊匪股數雖多並無統率惟知乘虛奔竄可見賊匪不過內地亂民一時烏合急則合夥屯聚緩則各自奔逃彼此並不相顧其黨易離若果能善於用間多方以誤之賊匪既經中計自投羅網勢必互相猜疑漸成內潰未必非剿辦之一策朕厪念軍務晝夜籌維於堅壁清野及撫綏招致各機宜隨時想及已節經

諭示令又思各路官兵限於地險饟及此法額勒
登保等務須相機而行以期事半功倍迅速蕆功
再賊首高均德經軍機大臣嚴加審訊據供伊由
陝西至四川廣元一帶見過教主劉楞口音是江
南人大家稱他為老師父劉楞現任龍紹周股內
各股賊首從未經領兵大員奏有劉楞名目因思
劉之協久經緝拏在逃未獲或即係該犯改名因

向高均德嚴切訊究復據供稱實係劉楞並非劉之協但高均德從前聞拏緊急曾改名郝以智希圖竄匿今所供之劉楞口音又是江南人安知非劉之協因各路搜捕緊急改名劉楞以便逃遁而高均德為之掩飾亦未可定該犯既係著名首逆現在龍紹周股內著傳勒登保轉傳各路領兵大員一體留心於剿捕時務將劉楞擒獲嚴辦示懲

毋任稽誅漏網

上又命軍機大臣傳諭倭什布高杞曰昨解到賊首

高均德令軍機大臣嚴加審訊據供於嘉慶元年

經本縣張知縣查拏邪教將伊拏獲用刑究訊該

犯挺刑堅供實係良民該縣即行釋放高均德一

犯向係傳習邪教煽惑良民既經該縣拏獲自應

嚴切根究審得實情按律懲治何以任其狡展即

行釋放以致該犯潛匿勾結肆行擾累日久稽誅著倭什布高杞將從前襄陽縣張姓知縣究係何人因何並不切實嚴究聽信該犯一面之詞即行釋放之處一併查訊明確據實參奏

上又命軍機大臣傳諭松筠台布曰朕聞陝省地方屢被賊匪往來滋事漢中興安一帶赤地千里人戶蕭條流移轉徙情形不堪入目該處地當孔道

外藩及新疆部落來往必經若地方民戶殘燬
零於觀瞻尤有關係豈可不速爲綏輯使難民各
歸本業及時耕種以期漸復舊觀松筠台布係該
省督撫撫輯事宜是其專責況該處被賊焚掠皆
由從前宜綿奏承恩等在任時辦理不善與松筠
等無涉現經降旨詢問該督等務須將該處實在
情形詳悉奏聞即果有赤地千里之處亦應據實

陳明妥爲經理轉不必有所避飾或慮及費用不支稍涉含混倘松筠台布此時不行查辦以致所管地方日久殘燬民人流困則玩視民瘼廢弛地方之責惟該督撫等是問

同日魁倫奏言竊勒保於解京起程時親遞密呈一件據稱本年夏間密奏

諭旨交查福寧前在旗鼓衆殺降二事節次查詢成

都佐領阿郎阿把總張玉龍候補都司何天標
均稱實有其事並據何天標稱此事係副將呂
朝龍始終經手彼時寄劄飛調呂朝龍因提督
七十五覆稱該副將防守卡隘一時斷難遠離
是以不便再行催調嗣龔文玉卜三聘等股辦
完我卽緣事不及查辦茲將何天標稟詞寄行
呈交聽候核辦臣 恩此案所關重大如果殺降

屬實福寧之罪甚重若所殺者果係習教起事匪徒亦尚不為枉濫自應查詢明確以昭信讞副將呂朝龍既係經手之人應即向其確詢 臣當將呂朝龍檄調來至達州面加訊問據稱嘉慶元年七月初六日呂朝龍隨同將軍觀成在旗鼓寨與賊打仗呂朝龍身上受傷兩處觀成亦經帶傷我兵奮勇攻破旗鼓寨殺斃賊匪及

燒死自戕者約數千人餘匪竄至謝家營十六日我兵復行圍攻甚急賊已逃竄無路乃跪地聲言乞降饒命福寧允准該匪等即行投出男婦老幼約有三千餘人一併帶至龍山縣城外分紮福寧以該犯等係臨陣窮蹙始降非預先投出者可比因將女犯及老幼釋放外其餘男犯福寧以帶同打仗進城給領號褂口糧爲詞

逐日分起或一二百人或三四百人進城後即
陸續騈斬約計共有二千餘人辦理前數起時
呂朝龍因搜查在外惟末後兩起三百餘人係
經手辦理是實查呂朝龍所稱情節合之勒保
前訊阿勛阿張玉龍及何天標等所禀脗合無
異是福寧於臨陣投降之賊殺有二千餘人屬
實 查無故殺降誠爲殘忍酷暴但該犯等究

因萬分窮蹙始肯投降是前此固已甘心從逆留之恐貽後患殺之非爲無因惟人數衆多其中果否眞正教匪抑或被脅隨行福寧並不詳悉訊明一概誘以進城領糧駢首就誅不免失之太過至攻克旗鼓寨一節現據呂朝龍所稱打仗情形實屬連次接戰帶兵之將軍副將均經帶傷亦屬可憑福寧當日奏報摺內所稱打

仗克提實有其事至是否將所殺之二千餘人入於臨陣殲戮之數張大戰功虛捏妄報之處

臣未見其原奏無從查覈謹將勒保呈出何天標供詞一併呈

覽奏入

上諭內閣日前聞福寧在旗鼓寨剿賊時曾殺降人三千謬報平賊一股因降旨令該督等據實查奏

兹據魁倫奏前此福寧辦理此案係副將呂朝龍經手當即調到面加詢問據稱屬實是福寧前此剿辦旗鼓寨竟係殺戮降人至二千餘名之多殘忍已極各路軍營剿辦教匪其中被賊逼脅良民甚多本年節經降旨令領兵大臣剿撫兼施如有臨陣投出者即當分別省釋安爲安撫剴切諄諭不啻至再至三而宣諭以後投出者人數寥寥自

因招撫之法未得其道今福寧於旗鼓寨攻破後其附從夥黨既經跪地乞降男婦相率投出自應分別收恤以示招徠乃轉誘令入城使之駢首就戮且誅及二千餘名似此既降復殺賊匪等紛紛傳播則被賊裹脅之人自知投出仍不免於一死又焉敢束身歸命是驅之從賊無怪乎安心不降賊匪亦人何殘忍若斯之甚現在訊據拏獲之賊

首高均德亦據供稱賊匪夥黨總懼投降後仍遭
誅戮是以觀望不前可見福寧前此所辦錯謬已
極適以堅賊黨從逆之心試思賊匪抗拒官兵其
臨陣殲戮者原難猝爲區別設投誠後果有心懷
反側復思蠢動之徒亦應嚴辦示懲若已畏罪乞
命允彼投降無論本係被脅民人情原可憫卽實
係邪教而能棄械投出亦當貸其一死量爲安插

即如閩粵等省海洋巨盜有能改悔投首如從前之張彪李發枝等一經該督撫等據情陳奏

高宗純皇帝俱宥其既往予以自新賞給頂戴並令送京分發香山一體當差而近日投出之洋匪黃文海亦經朕加恩賞給外委頂戴發往陝省軍營隨同官兵打仗自効此等多係內地民人在洋滋擾之犯尚且念其能知改悔加之恩宥至於學習邪

教雖有干明禁然苟不至勾結作亂亦何嘗卽予
嚴辦況臨陣投出之人既知去逆效順卽與平民
無異豈有無分玉石概予駢誅並用言哄誘入城
濫戕生命既示以不信復阻其來歸是賊匪至今
投出者少皆由福寧辦理此事失人心而傷天理
所致其罪甚重福寧業經革職着魁倫卽將伊拏
問令與呂朝龍質証明確按殺降律定擬具奏並

著通諭各路領兵大臣嗣後剿辦賊匪如有臨陣乞降及從賊營自行投出者即屬畏法之人總不必究其既往之罪皆當准其自新交地方官妥爲安頓俾脅從附和之人皆知得有生路相率歸誠於剿撫大局庶有裨益王呂朝龍係福寧使令殺降非伊之罪於質訊明確後即令速回本營効用再本日召見惠齡據奏從前教匪在荆襄滋事屢

經官兵剿辦僅剩三千餘人彼時景安任河南巡
撫在南陽一帶駐守不肯實力防範協同剿捕致
賊匪闌入豫境到處焚掠景安相距數十里並不
發一兵應援以致賊匪直從武關奔竄陝省人數
又復衆多鴟張日甚景安惟於無賊處躲避及賊
去已遠始行尾隨遙送合省官民無不恨其縱賊
且笑其怯懦若使景安早能實力防堵協同領兵

大員會合夾擊保障全豫早可剿捕淨盡何至此時尚未竣事是數年來賊匪蔓延數省糜費國帑八千餘萬焚燬民田廬舍不知凡幾赤子之横遭鋒鏑者又不知凡幾實皆景安之畏怯無能養癰貽患所致卽辦理浙川一案亦係完顏岱等早經辦妥景安攘爲已功據以入奏得邀伯爵之封是景安旣恇怯縱寇又復飾奏冒功其罪實無可貸

若僅予革職發往伊犁轉得令其在彼安坐置身事外不足以爲封疆大臣縱賊殃民者戒著傳諭保寧即將景安鎖拏派委妥幹員弁迅即押解來京交刑部另行審擬具奏總之各路官營擊剿賊匪與扼要防堵同爲一事其剿賊之人固應直前奮擊然必前路堵禦嚴密使賊匪無從奔竄方可併力要擊制其死命而前有堵禦亦必賴追兵緊

竄其後方成合剿之勢若有剿而無堵則東奔西
逐徙致疲之兵丁豈能得力倘防禦雖嚴而追剿
官兵總落賊後如近日楚省邊界雖經倭什布分
段嚴防而提督七十五在途逗遛復致賊匪乘間
折竄又安望其一鼓撲滅已降旨合經略額勒登
保查明參奏此乃數年以來軍營通病額勒登保
及各路統兵大員並任本境防堵之各督撫等務

須同心協力大加振作以期尅日蕆事

臣等謹案易師之象曰君子以容民畜衆蓋

鋤奸詰暴正所以捍衛良民我

皇上至仁如天每以川楚陝用兵以來閭閻多被蹂

躪

溫詔疊頒

如傷在抱此次因查出福寧破旗鼓寨時殺降至二

千餘人

特揭其殘忍之罪又以景安任豫撫時防範不力以

致賊勢蔓延赤子橫遭鋒鏑

降旨一併逮問

訓詞示誡

德意滂敷凡在㞐氓莫不仰依

燾冒獲登袵席之安即梟獍兇渠執迷不悟自取刑

誅而

聖人神武不殺之用心實足以感

天和而迓

景貺也

同日廣興奏言臣蒙

恩昇以督辦軍需重任惟有潔清自矢杜絕弊端惟

臣在京供職時全藉胞兄書麟廣厚所得外任

養廉稍爲貼潤勉力當差今遠在蜀中相離道
遠音問難通現在總辦軍需例無應得之項無
有革職留任處分亦無廉俸可支所有書吏衙
役以及心紅紙張等項均無官項可動費用未
免較繁惟有叩懇
皇上格外施恩准令 臣 於長平及平餘項下每月動
支銀三百兩以作辦公之用此項銀兩即請在

臣胞兄書麟廣厚應得養廉項下各半分扣完

交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廣興曰廣興係朕特派前往四
川總理軍需事務例無應得之項且有革職留任
處分並無廉俸可支一切辦公未免拮据著即於
平餘項下每月賞給銀二百兩爲辦公之用准其
作正開銷不必在伊兄書麟廣厚名下廉俸內坐

抑以示體恤

十二日乙未額勒登保奏言查冉添元王登廷二股與麻柳灣之賊竄合隨處狂奔臣因分兵三路為兜擒截擊之計連日窮追探知冉添元等股匪由魚溪寺竄往蒼溪之隆山地界臣督兵由三廟溝大樹埡等處左手前進令楊遇春等帶兵由莊黃包運山墹一帶中路進發並飭阿

哈保穆克登布帶兵由高坡子八字口繞道預扼賊匪北竄之路互相知會連夜遄發次早楊遇春兵至隆山賊匪業已起竄果有出八字口之勢楊遇春同豐紳等帶兵由三角灘緊追沿途殲賊四十餘名阿哈保穆克登布帶兵在八字口一帶猝遇賊匪馬步官兵迎頭進擊鎗箭並發殺賊二百餘名追賊三十餘里賊匪棄其

騎馬器械向貓兒埡逃遁阿哈保等探得青字埡可以截賊去路卽抄赴該處搶佔山梁該匪等旋卽踵至拚命奪路經官兵奮力擊殺賊復分股折奔貓兒埡維時楊遇春之兵已搶上貓兒埡山梁正在與賊接仗 臣 亦帶兵趕到該匪等屢次仰撲節經我軍擊退尚在相持而分股賊匪又併力攻撲阿哈保等所佔之青字埡官

兵迎擊之際不料賊匪續至山後突入鍋帳隊
內自上而下直趨埡口阿哈保穆克登布等前
後受敵短兵相接與賊攪殺一處賊匪死傷不
少而官兵亦遭荼毒兼之帶兵大員已有傷亡
兵丁益立腳不住阿哈保等遂上玉皇觀山梁
臣
急欲撥兵策應乃該匪等見青字埡官兵已
退攻撲臣一路愈緊天色已晚一面擊賊一面

拏營該匪於黑夜中又攻撲數次四更時方行
擊散天甫黎明偵探賊匪往白廟場一帶遁去
查賊匪被鎗箭刀矛死者一百十名又擒獲活
口并帶傷賊匪八十餘名訊據供稱冉添元王
登廷在東君壩被官兵黑夜衝殺冉添元從官
路口逃赴南江到麻柳灣又會合一股賊匪共
計有五千餘人商量由廣元出棧道又被官兵

於通坪截住折竄木門隆山而來昨日官兵趕
殺前後無路奔逃冉添元呌衆人捨命衝撲希
圖逃生王登廷自東君壩奔敗之後不知生死
他所管戰手五六百人尚在我們一路餘無要
供俱經正法此次打仗副將王淸弼李錫命叅
將張文貴遊擊陳選都司鄭振貴何振剛守備
王柏齡鐵鼎伍吳揚佐領委叅領尚努爾驍騎

校委叅領富勒登等及千把十三員均經陣亡
兵丁鄉勇共陣亡三百餘名隨營糧員棠
恩賞戴藍翎之候補府經歷縣丞陳棟亦經被害實
出意料之外 臣 查賊匪屢被官兵勦潰隨處奔
逃而各州縣居民築有寨硐賊匪艱於掠食加
以官兵緊躡追勦其情本屬窮迫 臣 亟圖將此
等大股之賊先行剿滅及早戡定全局卽隨征

之將領及兵丁人等無不倍加奮勉痛事殲除
乃賊匪已逼至死所而我軍轉又遭此挫折焦
憤之餘悚惶無地且所有陣亡官兵俱係臣數
年訓勵而成實非一朝一夕所可得尤堪痛惜
臣現探賊匪已向儀隴之千佛巖大樹埡一帶
竄逸察看官兵無不切齒痛恨並不稍形氣餒
畧加整頓仍即星馳趕剿以期速行掃蕩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額勒登保曰此次官兵在豬兒埕青字埕一帶剿賊陣亡者自副將以及千把共有十三員其兵丁鄉勇陣亡者有三百餘名朕披閱至此竟不忍觀看姓名爲之墮淚惟有引咎自責局勝悲戚之至所有陣亡之王清弼等及隨營糧員候補府經歷陳棟並千把等俱著咨部賜卹賊首冉添元王登廷二股與麻柳灣之賊竄合狂

弁經額勒登保分兵三路截剿拚命衝突遂分股繞至山後突入營盤官兵致有挫折帶兵官員傷亡者多額勒登保摺內甚屬愧懼之意殊可不必官兵與賊决戰賊匪自必拚死抗拒勝敗兵家之常豈能保無損折兵將之事朕於各將弁陣亡者深為憐惜然斷不以此為額勒登保之罪前此將勒保革職拏問者原因其安坐達州從未與賊接

仗是以將伊治罪並非因其打仗失利加之罪譴
即從前帶兵大員如此等挫失之事正復不少并
有更甚於此者卒皆隱匿不奏遇有陣亡多員亦
分作數次入摺藉以掩其敗衂今額勒登保據實
直陳並不稍存諱飾毫無不是斷不可因此過於
焦慮轉致阻抑銳氣額勒登保忠勇素著操守清
潔其節次所奏軍營打仗情形及殺賊數目爲朕

所深信惟前此奏到摺內所稱各股賊匪前後遇
兵剿殺其勢實已窮蹙之語看來尚非確實賊匪
如果十分窮蹙無衣無食當此冬令沍寒之時必
致凍餒就斃又何能併力攻撲官兵營盤且設計
繞至山後拾命衝突乎從前軍營奏報往往以賊
勢潰敗不日即可殲除之語藉以上慰
皇考盼捷殷懷及至不能如期蕆竣又復輾轉延挨總

以賊匪無能易於殄滅飾詞具奏我
皇考披閱伊等奏報各路賊情無難尅期告蕆不必更
議添兵詎知年復一年賊勢如故皆從前帶兵大
員貽悞諱飾之罪也今賊匪尚能往來奔竄抗拒
官兵豈可飭謂之窮蹙額勒登保於此一節尚未
能盡除從前故習現在賊匪既向儀隴一帶竄逸
額勒登保惟當熟籌勦賊倘兵力不敷前所調磁

京吉林兵俱在陝省額勒登保或於盛京吉林兩處兵內各調五百名或竟於一處調撥一千名即行知會那彥成照數遣赴川省協剿更爲得力若尚有不敷即據實奏明將黑龍江預備之兵酌量添調亦無不可額勒登保不必計及糧餉盈絀目下帑項漸充朕不待伊等奏請特發去四川餉銀一百萬陝西餉銀五十萬賞給額勒登保那彥成

德楞泰賞需銀共二萬餘兩又准魁倫等支食養廉原期軍營用度寬餘賞項充足使官兵等得以踴躍剿賊迅速蕆功若額勒登保之意以兵數稍多又須增添軍餉不妨將現在疲乏之兵抽令歸伍休息將此項添調生力新兵充數足額與其借費而多延時日毋寧多費而迅速成功況賊匪早滅一日卽可少一日經費所省豈不更多耶倘此

旨到時各股賊匪實已潰散於正二月內定可一律剿盡卽調兵到彼已不能趕上額勒登保亦當從實奏聞停止調遣並將現在賊勢究竟若何詳悉具奏俾得洞悉賊情隨時指示至此時賊匪不肯投出之故總由福寧誘殺降人數千致賊匪聞而疑懼如現在廣東洋盜亦係降旨招徠節據吉慶等奏報陸續投出者已有四百二十餘人蓋因

粤省投出盜犯俱已省釋盜夥深信不疑故相率投出而川省賊匪現據高均德供稱總以投出不能免死决意不降是此時招撫之計賊匪斷不肯從且打仗員弁多遭荼毒卽論抵命亦萬難赦宥如山東德平奸民閙常留戕官一案拏獲首從各犯卽按律分別凌遲斬絞豈有賊匪戕害多員轉可寬其一綫之理其實係被賊裹脅臨陣棄械自

行投出詢明止係隨同賊隊並未戕官害兵者方
可貸其一死惟是賊匪情同瘈犬見官兵剿追緊
急自必拾命抵拒否則四散狂奔如專事追逐又
致疲我兵力若冒險輕進稍有疎虞尤屬不值額
勒登保當用間出奇如昨降諭旨內或遣人潛赴
賊營詐稱入夥引入死地離間賊黨或設法逬逼
遏其奔竄之路此亦辦賊之一法至行軍後路尤

關緊要此次賊匪由山後突至鍋幗隊中自上下
壓此即後路疎防之故嗣後惟當加以慎重不可
稍有疎忽額勒登保更應倍加奮勉通盤籌畫計
出萬全也
同日額勒登保奏言查首逆王登廷與徐添德
等互相勾結節經抗拒官兵殺惡殊甚前於何
家院白水硐等處將該匪等剿潰從王登廷與

冉添元遂竄至東君壩當派令阿昭保穆克登布帶領官兵乘夜進擊該匪等又復逃竄昨於貓兒埡等處剿賊拏獲活口訊供即有王登廷自東君壩奔散之後不知生死之語 臣 即密派兵勇等到處搜捕並令隨營之署巴州知州常發祥帶同眼目前往附近州縣 一體知會踹緝茲據署南江縣候補州判喬維新稟報於該縣

之大河口地方經軍功駱全董學海鄉勇李陞
楊浩劉正邦張朋等於空房內盤獲一人形跡
可疑即行飛報該令喬維新帶同汎弁田嘉穫
親身前往查驗詳加鞫訊該犯始猶混供後經
被擄逃回之難民張順貴指認係王登廷張順
貴在賊隊中時知該匪左手六指右膊受有三
處鎗傷喬維新當即驗明與張順貴所言無異

該逆不能抵賴遂據供稱我是王登廷係達州
人年三十四歲兒子王文科上月在東君壩與
官兵打仗眾人都被官兵追殺四散逃去我先
躲在石巖內到處藏匿想混作難民逃生今日
到大河口地方原要覓食今已被拏等供經該
令錄供前來查王登廷一犯在川省糾眾起事
與徐添德等狼狽為奸經我軍連次追擊不能

糾衆奔逃希冀隻身免脫今仰賴
聖主威福得以生擒可見此等罪惡貫盈之人斷不
能倖逃法網再該犯既得則冉添元等賊匪必
聞風喪膽勦辦自易爲力臣本日追賊已至大
樹埡現即令副將豐紳遊擊楊芳帶領官兵前
往南江提取該犯來營審訊或即在營凌遲處
死或檻送進京盡法處死以昭

國憲之處恭候
諭旨遵行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額勒登保日申刻復據奏到生
擒首逆王登廷覽奏稍慰前此官兵在貓兒埡等
處剿賊失利陣亡將弁多名實堪悼惜乃額勒登
保於初三日發摺後即於初四日據報盤獲首逆
王登廷該犯因官兵追殺緊急隻身逃竄潛作難

民經喬維新等盤獲安知非陣亡官兵忠魂默助不使該犯兎脫漏網王登廷一犯不必解京請額勒登保查明前次陣亡之御前侍衛安祿及此次陣亡之副將遊擊都司守備佐領驍騎校千把等官一體按名繕寫牌位撰擬祭文宣讀諭旨賜以御祭額勒登保親自行禮卽將該犯臠割致祭俾闔營官兵咸知感動以慰忠魂而勵士氣所有陣

亡官弁並著額勒登保查明各該員名下有無子
嗣詳悉具奏到日再降諭旨至額勒登保此次盤
獲王登廷與所奏貓兒埡一帶官兵挫折之事相
隔僅止一日若從前軍營統兵之人遇有此等情
事必將官兵失利之處壓擱不奏轉將首犯王登
廷作爲打仗擒獲掩敗爲功其陣亡多員分作數
次含混入奏以爲支飾之計今額勒登保於官兵

在貓兒埡一帶被賊攻擊營盤之事據實直陳並
不稍存諱飾而於首犯王登廷就獲亦將實係該
署州縣及鄉勇等盤獲情節一併明白聲敘並不
攘為己功似此方不愧經畧之任軍營統兵大臣
原在調度合宜用人得當不論何人能將首犯捕
獲即屬主帥之功豈必親自擒拏始足著績而統
兵大臣等於何人擒獲首犯即指名入奏不沒其

功則將領等自必人人用命倘將他人勞績攘爲
已有又何以勵戎行而示獎勸耶朕之所以嘉予
額勒登保而加之賞賚者實在於此此不特額勒
登保於將士勞績實能秉公辦理卽爲伊繕敘奏
摺之人如胡時顯者能體額勒登保之公忠據實
實陳不染從前疏報惡習亦堪嘉許前此賞給胡
時顯三品職銜亦由於此至應否添兵一節昨降

諭旨甚明額勒登保惟當通盤籌畫據實奏聞卽
來年正二月內不能全數辦竣有何不可明言之
處正不必稍有遷就以致兵力不敷轉稽時日欲
圖節費而更滋費也
上諭內閣曰據額勒登保奏首逆王登廷與冉添元
等於上月經官兵剿潰由東君壩一帶奔竄經額
勒登保密派兵勇到處搜捕現據署南江令喬維

新稟報於大河口地方經軍功鄉勇等將王登廷盤獲王登廷一犯在川省起事與徐添德等狼狽為奸經官兵連次追剿隻身逃竄今經軍功鄉勇等生擒則徐添德冉添元等股賊匪自必聞風膽落蔵功不遠額勒登保昨已降旨補授領侍衛內大臣著加恩賞給玉搬指金盒玉帶頭大小荷包等件所有此次盤獲首逆之署南江令候補州判

喬維新著以知州用並賞戴花翎隨同題緝之署

巴州知州常發祥著即實授知州該員本戴藍翎

著賞換花翎汎弁田嘉稹著以把總用並賞戴藍

翎單功駱全董學海如係兵丁即拔補外委若本

係外委即拔補把總鄉勇李陞楊浩劉正邦張朋

俱以外委用以上六員俱著賞戴藍翎其指認首

逆之民人張順貴係由賊中逃回難民並著領執

賚保酌加賞賚用示激勵王登廷一犯不必解京
即於軍營凌遲處死俾遠近賊黨咸知震懾

同日

上諭內閣曰福寧在旗鼓寨擅殺降人揑報戰功苟
安縱賊殃民畏葸貽悞各罪款昨已降旨明白曉
諭矣前此官兵攻破旗鼓寨餘匪竄至謝家營無
路奔逃跪地乞降彼時人數甚衆真偽混淆若福

寧不准投降立予誅戮雖失之殘忍然倉猝之際
或恐賊情詭詐玉石難分尚非有心慘殺今福寧
既已准其投降並帶至龍山縣城外分案誘以隨
同打仗給與號褂口糧於夜間陸續殺死二千餘
人濫戕生命一至於此實爲可恨此等被賊裹脅
者皆係內地民人其聽從抗拒官兵即屬賊黨殺
之無赦而能從賊隊中悔罪投誠即與良民無異

況福寧給予號褂口糧令其隨同打仗伊等頗爲踴躍其非詐降可知福寧正當加之收恤用示招徠乃福寧誘令入城使之駢首就戮至二千餘人之多使賊匪等紛紛傳播各懷疑懼以旣降而仍不免於死不如不降而尚可偷生無惑乎招撫之旨屢下而束身歸命者竟屬寥寥堅賊黨而失人心福寧之罪尙可追乎因檢閱嘉慶元年八月初

二日福寧奏請平旗鼓寨賊匪摺內僅稱擒獲男婦二千餘人因焚燬賊巢之際仍抵死抗拒至力竭勢窮始俯首就縛甚爲可惡即予駢誅而於誘令入城帶同打仗給予號褂口糧於夜間陸續殺死之處並未聲明心存朦混若彼時福寧摺內將此種情節敘入則福寧不但不能仰邀

議者賞給宮銜必即治以應得之罪豈尙遲至今日耶

再昨召見惠齡據奏景安在河南種種縱賊情形
並訊探賊首高均德及伊叔高成傑供稱有從前
由河南竄往陝西時不曾見景巡撫帶兵之語景
安在南陽一帶地方駐守不能實力防範協同剿
捕既令賊匪闖入豫境而賊匪由武關奔竄陝省
又不能帶兵攔截推擇無賊處所躲避任賊出入
豫境毫無阻攔以致民謠指稱其安為迎送伯無

不痛恨並闘賊匪在豫焚掠時文員將一切糧餉軍火預備齊全聽候景安調度剿賊而景安不發一兵甚至武員伏地跪求打仗景安始終畏怯安坐不顧故前此參將廣福有當面譏誚之語自此賊匪由武關入陝後由商州竄往興安秦承恩在彼防堵又不盡將船隻移泊南岸遂令賊匪搶獲渡船偷越漢江擾及川境皆由景安在豫不能防

渴所致卽辦理淅川一案係道員完顏岱率同巡
檢蔣煇宸將頭目繆名高盤獲并獲夥犯楊振高
等五十九名景安帶兵前往時早經完顏岱辦妥
乃景安摺內揑稱督率文武客赴該處出其不意
分投擒剿立時殲斃一千餘名並將教匪王佐臣
等生擒張大其詞揑飾鋪敘得邀
皇考優獎加封伯爵今事已敗露其飾奏冒功之罪尤

當嚴辦示懲不能稍為寬貸矣著再將福寧景安

獲罪緣由明白宣示並通諭各路帶兵大員知之

欽定剿平三省邪匪方畧正編卷一百三十八 己未年

十二月十三日丙申松筠奏言竊查賊匪竄入西鄉境內王文雄督率兵勇東西兩路分投堵禦

臣以漢江水涸處處可涉北岸下隘最關緊要遂馳赴城固洋縣督飭嚴防遂次接署漢陰廳候補知縣高端珍稟報伍義蘭曾六兒等賊匪由筒車壩至漢陰廳之康家溝遂至大河壩瓦

廟等處又有西鄉竄來一股賊匪二千餘人與
之會合逼近江岸高監珍與巡檢喬元震外委
沙朝棟分帶鄉勇竭力堵禦相持數日賊匪終
不肯退嗣復突至漩窩子對岸夜間乘月色朦
朧分路搶渡勢甚危急適高監珍之子在城招
募鄉勇五百名並帶守城大礮十六位趕到江
岸鎗礮齊放擊斃賊匪十數名始行退回次日

折回瓦廟子由渭公河竄紫陽之上七里汊據
防守紫陽副都統額勒亨額總兵柯藩報稱西
鄉賊匪一股竄至蔴溪河一股竄至裴家溝經
額勒亨額等督率兵勇殺死賊匪二百餘名嗣
賊匪於五溜子白馬石宦姑灘漢王城上七里
等處連次搶渡均經額勒亨額柯藩督率協領
德勒格爾佐領克興額等帶領兵勇分投擊退

據逃出難民供稱此股賊首係冉元帥王掌櫃武掌櫃從西鄉竄來臣以紫陽有備賊匪必折回漢陰該處防江鄉勇尙屬單弱因即抽撥兵勇五百名交遊擊張應魁都司德克精額管領急赴漢陰協同防堵賊匪果於次日折回漢陰廳境分爲數股聚散無常總欲乘虛渡江高踞珍等日夜堵禦無隙可乘賊始退至紙坊溝西

竄梅湖焚燒劫掠又思搶渡經石泉縣李樞懮會同守備札耀林督率兵勇奮力擊退賊衆遂南犇花栗閔距江未遠張廷魁等帶兵已到漢陽坪　臣　飛飭該員弁等加意防堵漢陰石泉一帶江岸似可無虞其自大寧竄入平利之辛聰宋癈子等賊又竄至安康之石門子欲奔磚坪總兵慶溥在苦竹關堵截道員温承惠於夜間

派州判邱濟千總王英等各帶鄉勇分爲三路
進發親率千總陳表等至玉子坪接應我兵齊
至石門子該匪正在造飯我兵三路並進賊匪
丢棄騾馬拚命前竄追至鐵佛寺天甫黎明該
匪轉回抵敵斉佔山梁抗拒温承惠督飭各路
鄉勇奮力衝擊該匪連夜由斑鳩關竄入紫陽
之八道河共殺賊八百餘名搶獲鎗矛馬騾牛

驍甚多生擒王大學等八十三名投出安康平利難民男婦四百五十二名口王大學等七名訊係從賊已久當即正法其餘劉永學等七十六名均係被裹同投出難民均給路票飭令回籍此次打仗各員弁及各鄉勇首領等俱屬奮勇出力臣已飭溫承惠查明開送並陣亡鄉勇造冊咨部至聰采厯千等迷由八道河翻六道

河界嶺竄往川省太平之陡嘴子廟壩子一帶
現在安康紫陽境內均無賊匪惟由川省大寧
竄往湖北經倭什布擊退一股賊首聞係徐方
德或即徐添德尚未查確又入平利之中茅壩
尖山坪竹溪河一帶慶鴻由老龍灣趕赴八卦
廟秋山溝等處堵剿温承惠由清水河深洞子
茨子坪等處迎截防其北竄不致深入探聞德

楞泰帶兵已抵西鄉往來追擊賊匪又有折回
西鄉考額勒登保追賊至蒼溪境內皆距寧羌
南鄭褒城各隘口甚近漢江上源江水更淺臣
由洋縣趕回褒城沔縣寧羌一帶督飭地方官
鼓勵防江及各卡兵勇嚴爲防守至張漢潮餘
匪分爲數股出沒老林經那彥成督派綸布春
長春副將多爾濟扎普等在五郎鰲壓之祇坊

溝嵩溝腦等處分投截擊各股賊匪分竄西南
那彥成恒瑞台布現由盩厔之黑水峪田峪一
路進剿
松筠又奏言臣前請陝省軍需蒙
恩准撥銀一百萬兩伺未到齊據藩司馬慧裕臬司
台斐音稟稱此次豫省撥協陝餉銀五十萬兩
於本月初一二等日接運到陝除經解漢中軍

需局及各糧臺並運送那彥成大營共銀三十
三萬二十三百餘兩又支發近省咸長等各州
縣軍需並各營恤賞等項銀五萬六千餘兩支
放各提鎮營冬春兵餉銀十萬四千八百八十
餘兩外僅存剩銀六千兩有餘現因大兵雲集
度支浩大即浙省撥協銀到將截借甘肅之四
十萬六千兩暫緩解還然僅此五十萬之數亦

不足敷一切供支況解到尙需時日亦屬緩不

濟急等情合無仰懇

皇上天恩勅令山西山東河南江蘇安徽五省奏撥

銀一百萬兩迅速委員解運來陝以濟急需現

有頭二起川餉四十五萬兩已入潼關 臣 擬先

行截留應用俟各省解到再行撥還川省再 臣

遵將與肇傳至公所敬宣

恩旨改發烏魯木齊據興肇伏地叩頭感激逾格
鴻慈詞色甚爲懇摯本擬卽日起程因伊母於嘉慶
三年十一月初三日在京病故其隨營家人接
到家信以興肇帶兵剿賊慮其一得凶問心神
昏亂是以匿不使聞自前月交卸軍務始據家
人稟知興肇身罹重譴愧懼之餘加以悲傷致
患暈眩喘急之病現在延醫調治日內稍見痊

愈即令伊起程前赴烏魯木齊効力均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那彥成松筠曰據松筠奏巡查
防江卡隘並南界剿堵情形該處賊匪由漢陰竄
至江岸欲思乘夜搶渡經知縣高藍珍等堵禦嚴
密並經伊子召募鄉勇將賊匪擊退而西鄉一股
竄匪亦經額勒亨額柯藩等率領兵勇截回其自
大寧竄入平利之辛聰等賊慶溥溫承惠分路衝

逆賊匪折竄川省之太平地方此等竄匪因被剿緊急四處奔突額勒亨額柯藩及該道員等俱能督率兵勇奮力堵禦擊退賊匪尚為出力其知縣高藍珍之子截回偷渡賊匪頗屬奮勇並著松筠查係何名有無官職遇便覆奏候旨加恩所有投出難民俱着妥為撫䘏又據奏請借撥鄰省餉銀陝省賊匪自張溪溯就獲後不過零星賊黨四處

行逃爲數無多有何伎倆且陝省既新添兵勇一萬三千餘名以之搜剿餘匪則現有之兵數倍於賊有何難辦乃數月以來僅獲一老病無能之張漢潮而餘匪至今未曾剿淨亦並未痛加殲戮即云賊匪夥黨尚有多人但輾轉奔逃已極疲乏而新添兵勇皆係生力勁旅聲威壯盛何難一鼓成擒況川省額勒登保一路並未添兵尚能屢次擒

獲賊首並將分竄賊股以次殲除豈陝省擁此勁兵轉不能將此等敗散餘匪速行搜剿相提並論汝等亦知愧否即賊匪匿入深山老林那彥成亦當設法用計誘之使出以便要擊截殺乃惟知入山追捕使盛京吉林各勁兵隨同伊等登山越嶺穿林渡澗漸形疲頓弓馬鎗箭俱不能使是竟舍其所長而用其所短以致生力精兵轉不若綠營

之得力而松筠惟以兵勇增添有需餉項奏請撥
給似此兵多賊少仍前遷延玩愒實不知伊等所
辦何事豈有竭天下全力辦此一隅小醜之理乎
現已有旨令額勒登保酌量川省軍情如有需兵
力接濟即於那彥成處調撥盛京吉林兵一千今
那彥成辦理軍務毫無展布徒使勁旅日久疲乏
即留彼亦不能得用且現在那彥成等所帶吉林

官兵究在何處打仗總未奏及著將吉林兵一千
徑行撥赴額勒登保處並即令原帶之人帶領前
往俾得及鋒而用看來那彥成松筠竟自安無能
無補承受朕恩今亦不復望其剿竣賊匪竟可將
兵撤回於要隘地方紮營防堵俟額勒登保將川
省竄匪肅清後再行移師赴陝剿辦陝省賊匪不
知伊等亦知慚愧否耶倘那彥成等以此項勁兵

必須留營難以分撥即著將留此兵力作何調用之處據實陳奏方可准行若仍令隨同伊等穿林越箐萬一遇賊折挫朕留都有用之兵豈肯付汝等無能之大員帶領耶再額勒亨額王文雄柯藩等在西鄉紫陽平利一帶防堵是其專責現在平利竄匪雖屬無多但賊匪總思偷渡漢江目下正值水涸之際尤當加意防範若堵禦不嚴致令賊

匪倫越則惟伊等是問松筠可將此旨傳諭一體
遵照至陝省餉項近日不待伊等請撥先已解赴
川省一百萬兩陝省五十萬兩餉銀已為充裕今
松筠既有此奏著再於撥解川餉內准其截留二
十萬交給松筠現在川省賊股較多祇撥銀八十
萬兩陝省不過剿辦餘匪先後又添給銀七十萬
兩豈有不足松筠不可覥顏再將川餉多有截留

也松筠平日辦事於錢糧尚知慎重朕亦不疑其有侵扣之事但伊處承辦各員浮濫支銷等弊恐所不免松筠務當實力稽查撙節支用毋得稍有虛糜又致經費支絀復行瀆奏也至興肇從前同明亮在一路剿賊於明亮揑報戰功之處既不阻止又不據實參奏扶同隱飾實有應得之罪但念其人本無能止係隨同具奏明亮奏報之摺或並

不給與閱看竟將伊銜名列入亦未可定是以前
次松筠將伊定擬發遣伊犂降旨從輕改發烏魯
木齊令其効力贖罪今閱松筠所奏伊母既於上
年在京病故興肇又復患病情尚可憫著加恩准
令興肇回京穿孝一月不許伊進城見朕於到京
後即赴伊塋園內俟一月期滿仍自備資斧前赴
烏魯木齊効力松筠即傳知遵照可也

同日

奉軍機大臣傳諭吳熊光日景安前往河南縱賊殃民畏葸貽悞各罪款已降旨諭令保寧將景安鎖拏解京矣現又訊據賊首高均德高成傑供稱齊王氏等股賊匪從前由楚入豫由豫竄陝並不曾聽見有景巡撫帶兵之語是景安在南陽一帶建方駐守全無防範致賊匪竟不知有是人任意

闖入豫境復由武關奔竄陜省景安種種縱賊情
形已屬顯然但賊匪奔竄豫省時該省究竟會否
派兵與賊接仗抑係全不設備任聽賊匪出入豫
省惟於賊後尾隨無難徹底確查又辦理淅川一
案係道員完顏岱早經盤獲而檢閱景安原摺則
稱親自督率文武帑赴該處分投擒剿冒功入奏
得邀伯爵之封其揑詞飾奏罪更難逭完顏岱係

軍營辦事之人彼時官職尚小自未便將景安揑
飾之處具摺參奏尚無不合今景安事已敗露業
經孥問更無所用其迴護者吳熊光即將以上情
節向完顏岱確切查詢令其據實登答如此次傳
旨詢問完顏岱尚不逐細陳明別經查實完顏岱
難辭徇隱之罪矣
上諭內閣曰近來各驛站馳送軍報俱能尅期遞到

天寒道遠並無遲誤昨額勒登保拏獲首逆王登
廷文報適值大雪優沾路途濘滑亦能迅速接遞
毫無遲逾所有沿途馳送軍報之驛站員弁及提
報處章京等著查明咨部照例議敘其夫馬人等
均著酌量給賞
十六日己亥廣興奏言伏思兵丁逐日隨營打仗
必須士馬飽騰始能爭先効命查從前各路軍

營遇餉銀解到先將例不應支之項違例浮支轉將兵丁應得鹽菜口糧拖欠以致藉口缺餉欵項雖清兵丁凍餒而帶兵大員復借賞需爲名支提正項從中漁飽兵丁亦未能均霑實惠

臣抵達州後會同魁倫清查舊欵從前宜綿英善惠齡勒保福寧等曾提取餉銀數萬兩獎賞兵丁雖經勒保奏明於鹽茶項下作正開銷但

鹽茶例有定數若漫無節制亦非核實辦公之
道茲蒙
皇上賞罰並行嚴加整飭經略額勒登保於支銷節
項絲毫不敢任意各路軍營亦當不致再有虛
費即如前准額勒登保來信以隨營書吏每日
馳驟百餘里繕寫文移又極繁多囑咒倫與臣
量加增添而書吏工食例有一定臣等亦不能

稍有重輕經兒倫於養廉項下每名每月捐銀四兩賞給即此一端軍營之不敢濫用已可概見至運送餉銀最關緊要從前雇覓民夫懷揣元寶爲一時權宜之計實難保無私行逃逸及賊匪搶掠等事臣等再四熟商若必臨時由遠州解運恐有梗阻之患兼之官兵逐日移營其撫定向並慮跟蹤不及且各路官兵皆係隨營

剿賊或嚴防卡隘斷不能有空閒官兵常川護
送此時賊匪俱在太平南江通江閬中巴州廣
元一帶趁此道路疏通臣等核計兵勇應得鹽
糧數目派委妥員於太平南江廣元等處縣城
酌存三五萬兩並先於險要硐寨鄉勇衆多之
處堆貯米石責成該府縣嚴行看管不許絲毫
擅動並知照各軍營於何處較近即一面就近

照例定數提支一面知照逐月以來餉米均無
遲誤提臣七十五現在駐守夔城所有軍火糧
餉並飭令知府言朝標督率轉運亦無可虞歷
之臣與魁倫近在同城惟當同心協力督率妥
籌毋悞要需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魁倫廣興曰廣興覆奏向來各
路軍營帶兵大員借賞需爲名支提正項從中濫

餉兵丁未能均霑實惠從前積弊包括已盡但看

汝等現辦何如耳此時所定章程既屬妥協自當

實力施行不可徒託空言久而生懈懋倫廣興操

守廉潔辦事認眞皆朕所深信其總理糧餉自必

事事核實但查察偶有未周恐糧員等仍前滋弊

不可不嚴加防範即如帶兵大員提支正項作爲

賞需一節現在額勒登保德楞泰等俱已將賞銀

兩作爲軍營賞項用度已屬寬餘即使賞銀用完之後有向軍需局提支正項者必須將作何使用之處開具事由咨明總局若實係必應加賞之項方准支應倘所用不得其當甚或濫行花費雅魁倫廣興據實糸奏候朕核辦至魁倫因額勒登保軍營往來文移較多酌添書吏工食不能例外開銷自於養廉項下發給銀兩實屬可嘉但軍營文

移均關緊要額設書吏工食不敷自當酌量增添
動支公項今魁倫自給銀兩未免過於刻苦此項
工食著准其作正開銷以示體恤
上又命軍機大臣傳諭額勒登保曰前因七十五在
川楚邊界追捕張子聰一股及該匪折竄平利地
方並未躡蹤追剿又不呈報經畧額有避賊畏葸
情事已降旨令額勒登保確切查明矣本日據廣

興奏提臣七十五現在駐守夔城七十五既經額
勒登保派在川楚一帶剿賊何以又在夔州駐劄
且前據倭什布初四日奏到之摺稱七十五派遊
擊劉貴朝暫紮雞心嶺防堵旣又稱七十五派令
副將豬大榮防守大寧是七十五兩次俱係派員
防禦並不親身剿賊又未將剿辦情形呈報額勒
登保其竟株守夔州無[illegible]七十五在彼所辦何事

著額勒登保查明七十五如在夔州並無剿捕之事竟係在彼逗遛即遵前旨將伊革職鎖拏交魁倫嚴審定擬具奏至賊首王登廷擒獲後各處賊匪諒必聞風畏懼現在額勒登保自必得有勝仗究於何時可以剿淨之處即行迅速具奏

十八日辛丑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魁倫曰聞川省從前辦理軍需

有里民津貼之事此次剿捕教匪徵兵發餉原為
百姓身家之計伊等量力出貲輸助引出於急公
趨事之誠而不肖地方官或有藉此為名於辦公
外復思自肥已橐多方需索使費在所不免尅扣
當實力飭查如有此等劣員即當嚴叅治罪以儆
其餘至吏役人等惟利是圖串通首事朋比為奸
尤當查出嚴辦將舞弊之吏立即鎖拏傳集鄉勇

當面責處枷號若久已過多者即按律定擬治罪使百姓共知悅服於公事方爲有益

十九日壬寅那彥成恒瑞合布奏言賊匪自剿敗後向東折竄分爲兩大股一小股臣等隨督率將領分派要路追剿總兵長春協領富盛阿等迎截小股賊匪於木椀名地方該匪望風奔潰僅殺賊四名擒賊五名正在追趕間探得江河

之高橋有大股賊匪竄過該鎮等昌雪進剿賊
已過河將橋折斷河水深寬且多亂石催兵涉
水徑渡追殺賊匪七名擒賊十名鄉勇首張必
達又在蒿溝遇見分出大股賊匪截殺九名擒
賊二名江河之賊連夜竄至柳林溝經參將李
天林都司劉滿貴追及殺斃七名隨上山趕賊
氷凌溜滑鄉勇首雷清失足墮崖跌損左臂賊

即翻山而遁蒿溝之賊竄至大墒經副都統銜
綸布春桑吉斯塔爾帶兵截殺斃賊九名擒賊
十二名兩大股旋即合夥折向西奔綸布春等
復趕緊追至韭菜坪殺賊三十二名擒獲十三
名賊又分股向嶺南嶺北西竄小股賊匪經鄉
勇首李亨元等在架子溝殺賊八名折回與嶺
北之賊會合隨派副都統扎克塔爾總兵觀祥

副將九十等趕往在灰峪林內追及殺賊八名擒賊十二名察看賊竄處所有直趨西南之勢該處無兵堵截恐賊匪愈竄愈遠因令將領等分兵追躡臣等親帶兵丁由滴水嶺雞冠梁老林內捷徑連夜分投趕赴石塔子石板埡黃柏院等處截住西面各股賊匪又復連夜竄回所有東面官兵正可迎擊惟是賊蹤奔竄不出老

林密樹遮蔽十丈以外目力即不能見林內樹木皆係老松荊竹草厚寸許陽坡雖遇晴霽樹中霧氣蒸濕淋滴衣上陰坡則天氣苦寒積雪至有數尺勢不能放火焚燒將賊轟出痛加剿殺故旬日接仗至七八次之多而殲擒不過一百三四十名目擊情形實因各處剿賊地方大山間阻數十里內聲息即不相通 臣 那彦成親

身入林督率既可鼓勵官兵且得隨時相機調

度並非輕身試險與賊決戰敬祈

聖主稍釋廑懷庶臣心得以熟籌妥辦早殄餘氛用

副

訓誨成全至意

那彥成又奏言竊臣欽奉

諭旨賊匪鋌而走險自不若平曠處所官軍得以奮

力剿殺仰見

聖謨廣運指示周詳惟是賊匪在山深樹密之處竄走山徑錯出宛轉相通且現在之賊名為餘黨其實所剩者盡皆真正邪教張漢潮主謀掌事賊目悉在其中擒獲活賊訊問率多籍隸湖北為最先起事積匪多殺一名即少一名真賊而賊情詭黠忽分忽合總依傍老林並不經由路

徑雖晝夜追剿仍不能立即掃除臣本思驅至平川以便剿殺或竟逼歸川匪一處與額勒登保併力兜截無如陝南川北皆係層巖峻嶺綿亘無際即老林之外亦絕無平曠處所況秦嶺老林南北百餘里至二百里不等距漢江南岸尚遠一時不能與川匪合夥臣惟有就現有兵力分派截擊並遵

諭旨令滿洲及東三省官兵自爲一隊及鋒而用總

期盡殲醜類迅速蕆功不敢因

聖諭寬假其期稍存怠緩一俟剿捕淨盡即行帶兵

渡漢將西鄉紫陽一帶川匪與額勒登保兩面

合剿聲勢聯絡更可一鼓蕩平臣仰膺

委任與額勒登保同辦軍務自當通籌全局以蕆事

爲急斷不敢存分功之見區分畛域至人民國

集保聚之事最為善策臣與台布前曾通飭地
方官隨時勸導獎勵民情極為踴躍多有捐修
堡寨者此時東路如鎮安孝義等處守禦嚴密
辦理已有成效既可堵截賊匪稍助官軍聲勢
並可因此查明無籍流民於將來善後事宜亦
不為無裨至五郎州戶較少近亦團集鄉勇如
五郎所屬之蒿溝腳八里坪苦竹溝傅家河等

惡因在本地守禦詞處其陣亡鄉勇五十名鄉勇首劉武一名可爲認眞守禦之明驗所有陣亡鄉勇等俱已照例給予卹賞昨又據孝義鄉勇李亨元等拏獲私至賊營通信之文公廟道士張來勤一名解營審訊供認不諱當將張來勤凌遲處死因査賊過地方並不殺害僧道焚掠廟宇僧道等得受賊匪布施銀兩代爲偵探

如張來勤之通賊者不一而足但未得確切証據不便遽行誅戮遇有形跡可疑之人隨處盤詰拘留斷不使賊中奸細私通信息

那彥成台布又奏言臣等前由大峪口統兵進山一路察看新築寨堡團練義勇分別曉諭奬勸行抵五郎廳見該處城垣係屬新建詢知為前署通判安定縣知縣左觀瀾捐貲創築該令

因上年演放礮位被炸身故當經飭令西安府
知府朱勲現署通判張約切實詳查兹據先後
稟覆臣等覆查左觀瀾係以分發知縣委署五
郎通判適值教匪滋事五郎向無城垣難以守
禦該令捐貲創建土城嘉慶三年正月五月賊
匪攻撲二次俱經督率鄉勇併力擊退十月內
賊又竄入所屬地方該令以守城必須礮位否

得舊礟一尊帶領鄉勇出城操演親自點礟不
意礟身炸裂致傷左太陽骨損身故查該故令
在五郎三年居官清正深得民心始則捐貲築
城悉力拒守繼又親團鄉勇扼要堵擊今被礟
炸身故是其心能以殺賊為事殊堪嘉尚且伊
長子因帶領鄉勇打仗亦經陣亡父子均沒於
王事情尤可憫臣等訪查得實不敢隱於上

聞可否將左觀瀾照陣亡例減半給與䘏典出自
逾格鴻慈用昭激勸又試用從九品王壬運送兵鞋
前赴軍營由老林行走至小王澗地方猝遇賊
匪被害身受矛傷五處甚屬可憫可否照陣亡
例議䘏之處出自
聖恩均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那彥成恒瑞台布日近因那彥

成搜捕竄匪帶兵深入老林而兵力爲地險所限技無所施自應設法用計引賊使出以便要擊截殺正在降旨諭示適據那彥成等奏到各路剿賊情形據稱賊蹤奔竄不出老林密樹遮蔽十丈以外卽不能見又天氣苦寒積雪數尺勢不能放火焚燒將賊轟出那彥成等實爲辛苦萬狀不忍披覽但伊等惟知在老林內跟蹤追躡雖艱阻備嘗

兵力徒形疲乏而賊匪仍出沒自如所辦總不得要領自趨拙路勞而無益即與賊接仗七八次而殲賊不過一百餘名亦祇係零星搜捕並不能認眞打仗痛加勦殺該處老林據稱南北百餘里至二百里不等但究與何省及何府州縣毗連路徑從何出入仍未詳悉奏明如果深林密箐綿延不斷則那彥成帶兵深入之後糧運如何接濟且人

皆步行又如何安設營盤若官兵皆係露處亦非
體統亦從無此行軍之法倘官兵過於陟險或被
賊匪潛匿深林密箐之內突出攻撲必致受虧現
據奏運送兵鞋之委員王壬亦因尋赴軍營在老
林中被賊戕害此即其明驗試思賊匪於兵鞋等
項尚圖搶掠豈有遇見銀米轉不刦奪之理設使
糧餉在途或於林箐中被賊刦去豈不徒資盜糧

現在那彥成所統生力精兵全在用其所長若以之登山陟嶺穿越林箐弓馬鎗箭俱不得施即使深入窮追而官兵方由此一路前進賊匪由他路林箐中偷越遁去又安能追殺淨盡況現獲各犯如高均德等皆係著名首逆而訊以因何謀逆情由竟不知叛逆為何事祇係一時烏合志在搶掠及被官兵勦敗以鋌走為逃死之計國家強兵勁

旅以之剿辦此等無賴匪徒設有損折更屬萬分不值且霧氣蒸濕氣候異常若久駐深山官兵亦易致受病是深入老林窮追竄匪殊屬拙計那彥成自當察看地勢多方籌畫竟將現兵撤出另思別法用間出奇誘之使出以便乘機邀擊或於要隘處所嚴行堵截諒此深山老林未必有地可種居民稀少賊匪在內無從得食自必窮而思出官

兵以逸待勞方可制其死命此等機宜惟在那彥成相機妥辦原不在輕身試險徒勞兵力也至那彥成所帶盛京吉林兵丁皆係生力勁旅伊究竟作何派撥在何處打仗殺賊總未據奏及前因那彥成帶領此項勁兵不善調度用違其長已諭令將吉林兵一千名卽赴額勒登保軍營俾得及鋒而用那彥成當遵旨辦理倘伊必欲將此項勁兵

留於軍營即當將賊匪設法轟出用以殺賊不得
仍前帶領穿越林箐徒致疲於登陟也且那彥成
現在兵力不爲不厚焉有萬餘生力精兵合之鄉
勇數萬僅在老林追逐曠日持久辦此一二千殘
敗賊匪之理那彥成必當亟思改圖上緊相機剿
辦務於明年二三月內奏績蕆功斷不可惟事跟
追致稽時日至所奏拏获役私至賊營通信之道士

張來助妄逛處死一節自應如此辦理賊匪經過
地方向不殺害僧道焚掠廟宇僧道等往往得受
賊匪布施代為偵探此事曾經明亮奏及那彥成
務須隨時留心查察遇有來歷不明之僧道必當
盤詰拘留如帶兵駐劄鄰近廟宇尤當嚴行防範
勿令暗與賊匪私通信息再遇賊被害之試用從
九品王壬溶咨部賜卹又演徵傷故之知縣左觀

嗣因親自點放礮炸致殞卽與陣亡無異且伊長
子亦因帶領鄉勇打仗陣亡殊爲可憫俱著咨部
照陣亡例予邺並著那彥成咨明該員原籍查詢
左觀瀾是否另有子嗣卽行奏明再行加恩照例
給予世職